

松江文献系列丛书·书法专辑

赵孟頫 书法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赵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法

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松江文献系列丛书·书法专辑

王永顺 主编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玉 立

赵孟頫书法

上海市松江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0 000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8—808—8/C·110

定价:40.00元

序

松江文献系列丛书编委会将出版《赵孟頫书法》一书，其依据当然是赵氏与松江有过一段特殊的因缘。由于其族兄赵孟頫出家于松江本一禅院，赵孟頫常往来松江，并与族兄一起成为中峰禅师的虔诚弟子。赵孟頫存世作品中有不少在松江所写，例如《松江宝云寺记》、《修上海县学碑》、《华亭长春道院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文赋》、《行书千字文》等等，不仅数量众多、时间跨度较大，而且往往具有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的代表性。当时，华亭文士以书法知名者有王坚、王默、章弼、俞庸等人，皆以赵孟頫为宗。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师事赵孟頫，也常往来于本一禅院。松江人将赵孟頫、董其昌、张照合称为“三文敏公”，以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而自豪。

关于赵孟頫的书法，六百年来已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各个层面和不同角度作过反复研究，本文作为应制小序，当毋庸置喙。但值得借此机会略予申述的一个问题是，赵孟頫书法艺术赖以确立并发挥其广泛影响的社会历史原因。松江与赵氏的关系，恰可见其一斑。

倘从中国书法史上寻找历史效应最大的三位人物，大概无过于王羲之、颜真卿和赵孟頫了。如果说，在美善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王羲之以意和法的最佳整合——「韵」引导了书法本体化进程的先路，颜真卿意胜于法的「极则」之美又占据了书法本体化进程的宽度边沿，那么，赵孟頫的成功要比两位先辈困难得多，历史提供给他不再是的「开拓疆土」的幸运，而只能是「宜其室家」式的建设性劳动果

实。这一由千余年形形色色的历史偶然性所建构的书法艺术内在制约性，无情地规导着所有从事书法的人。

与历朝许多富于才华的士子一样，赵孟頫践行了入仕济世的初衷。由于元移宋祚而身为旧宋宗室，故付出了比常人远为惨重的伦理和心理上的代价。尽管从表面看，他的际遇要比同受元仁宗推崇的李白和苏轼优渥，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但究其实，则想济世而不成，欲归隐而不得，内心受煎熬的程度更加激烈与曲隐。正因为如此，艺术作为平衡这种失调的人格境遇的精神慰藉剂，在赵孟頫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志于道」的性质，而大大减少了「游于艺」的成份。也就是说，其艺术使情感从自发跌迁到了自觉的层面。书法是赵孟頫所从事的众多艺术中阅历最富、用力最勤的一个门类，「书法不佳今已久」〔一〕，「世间笔塚为谁高」〔二〕的忧患意识，正、草、篆、隶、行诸体齐备的进取态势，「虽戏写亦如欲刻金石」〔三〕的对「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和「尽善尽美」〔五〕的真挚追求，乃至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极度的苛刻与谦逊，无不显示了他那以天下书法为己任的勃勃兼戚戚之心。不难想象，没有上述成为主体特异秉性的艺术状态作保障，是不可能有效地切中书法发展史的命脉，不可能自觉地服从于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公器而非一介自我的本体论最高准则的。

宋末元初的书坛，弥漫着问题求意之风大炽而形式技巧荒率单调的衰颓气象。赵孟頫不为习尚所窘束，以自己的过人才识和刻苦钻研，创立了由唐人晋、以法求韵的学书模式，将渐趋消失的传统佳处纳于腕下，昭之世人，从而为赵构、姜夔、赵孟坚等人基于书法本体论思考而对矩度秩序进行维护和修补的价值理想，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匹配的成功范例。这一成功范例的出现，使元代书风发生了重大转折，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主义思潮很快遍布朝野。作为继唐初以来又一次重新认识王羲之的运动，一方面，以

意害法的南宋流弊得到了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法意相参的努力又营造出一条以「中和」为观念取向的通俗化理解之途。笔线节律、冲和之趣以及安闲通脱的心理体验，成了人们赋予王书传统的新阐释。元明书法的大普及、大发展正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而赵孟頫那种以极高的天资服从最严的法度并且将集大成的晋唐风规中和化、平易化的「赵书」，则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大家巨擘作用，直至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掀起，其风靡的局面才得以打破，入清后因受乾隆昵爱又再度泽被朝野。可以说，赵孟頫的身影涵盖书史五六百年，他是使书法的发展轨迹从一往无前的开拓运动导向书人个体内心世界的最重要的转折点。

正如赵孟頫的仕元行为颇遭争议，后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可以自相冰炭，誉之者视为「活精神」〔六〕、「冠绝古今」〔七〕，毁之者斥为「奴书」〔八〕、「贱态」〔九〕、「殊乏大节不夺之气」〔十〕。其实，赵孟頫及其书法艺术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形态学或价值学上的一己贡献，而在于其拥有并发挥了切入传统和改变传统的有效力量。后者大大超出了书法本体论的视野。

异族入主中原，也许会在客观上激发汉族士人弘扬民族文化的潜在意识，推动慎终追远的复古主义思潮。赵孟頫的仕宦地位和文艺才华，也许占有登高呼风的有利条件，对文脉的接续和发扬独擅胜场。但不容忽视的细微处，是赵氏隐讳柔顺的处世态度、亦仕亦隐的人格趣味，以及逞才显贵于朝廷而盘根吸髓于遗民文化的生存环境和个性心理特点，恰到好处地应合了规导世象人心、重整文化秩序的时代需求。他择官而仕，择地而居，依托京师与江南的文化圈，以其地位之显，交游之广，颐养之富，舒展自己「立德」、「立功」不成而退求「立言」的艺术根基，在书法之道中实现生命的升华，与王羲之有着经历、性情和精神上的相合处。王羲之所代表的「晋代风流」，自从被唐太宗推上圣坛以来，始终是书法本体论关怀者难以抹去的审美情结，随着两宋流弊的加重，既凸现为赵孟頫返身而诚的心理家园，也是绝大部分书法

者尤其是士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偶像。当赵孟頫以一己努力发扬了王书的潜在价值，并且为其增添平实易学的新成份时，王羲之的传统，确切地说是王和赵的共融体，就成了人们翕然风从的对象。陈其锺云：「松雪书体三变，贞元以前尚沿思陵笔法，大德五年得独孤长老定武《兰亭》，始锐意追踪山阴，延祐而后参用李北海诚悬法。」〔十一〕从「尚沿」、「追踪」到「参用」，形象地概括了赵书的取法渊源和发展历程，同时也简捷地揭示了赵书辗转求索、企求完美的理性品格。正是这种理性品格，不仅接续了不绝如缕的王书传统，而且使人们对这一传统持有了新的理解方式。「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十二〕的理命论题，因此赢得了广大而持久的接受群。「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十三〕应该说并非过誉之辞。

赵孟頫的尚晋书法是运用传统价值符号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合法性来缔造转型社会文化新秩序的典型例子。尽管这种运用和缔造是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相互作用的过程，但假如不能从过去的文化主题中作出选择性的强调和强化，不能利用传统社会中生成的、便于人们理解和认同的价值支点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就无法发挥涟漪效应，无缘将个人取向演绎为时代新风。当然，赵孟頫作为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以其秉质阅历而认同二王书法、以其身心之感而向往晋人生活境界、以其荣于外而郁于内的双重人格去弥合历史与价值的矛盾，则为这种艺术使命或曰艺术策略提供了优异的人文条件。他在仕途上知难而退、以逸待劳，始终未曾中止与南宋遗民的交通活动，而以神圣文化传承者的身份，维持着自己在官场中和隐士间的复合形象，就某种意义上说，要比运用传统价值符号实现其复兴艺术之志的策略性选择，具有更为深沉、更加巨大的感召力。赵孟頫其人其书同时赢得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青睐，而且前者主要为钟武少文的蒙古贵族，后者又有许多郑思肖式的人物，其中原由很值得玩味。

松江与赵孟頫结下的文化因缘，是赵氏维护其价值原则和舒展其艺术根须的历史见证之一。比他晚生三百年的董其昌，之所以终其一生都不能摆脱对赵孟頫既爱慕又抗争的心理阴影，除了两人在书画发展史上各据要津的客观情势之外，未尝不存在另一可能，那就是赵在董的故乡播撒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董其昌在晚年曾说：「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十四〕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自欺欺人的。

卢辅圣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天钥楼

〔一〕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五·论书》：「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裹鲊》若能长住世，《子鸾》未必可惊人。苍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几日春。书法不佳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

〔二〕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五·赠张进中笔生》：「平生翰墨空余习，喜见张生缚鼠毫。韩子未容誇兔颖，涪翁底用赋猩毛。黑头便有中书意，黄纸宁辞署字劳。千古无人继羲献，世间笔塚为谁高？」

〔三〕 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卷第八·题赵松雪诗稿》：「赵松雪尝云：凡作字，虽戏写亦如欲刻金石。今观其行草，占窜涂注间皆不苟且，诚哉是言也。濠梁李升。」

〔四〕 赵孟頫《重辑尚书集注序》：「嗟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书》之道也。一毫之过，同于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于中者，而与之语《书》哉！」载《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六》。

〔五〕赵孟頫《识王羲之七月帖》：「圆转如珠，瘦不露筋，肥不没骨，可云尽善尽美者矣！」载《大观录·卷一·王羲之七月帖》。

〔六〕黄潜《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今人临二王书，不过随人作计，如卖花担上看桃李耳。若赵公乃是枝头叶底亲见其活精神者，此未易与俗子道也。」

〔七〕《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篆、籀、分、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八〕

冯班《钝吟书要》：「赵松雪出入古人，无所不学，贯穿斟酌，自成一派，当时诚为独绝也。自近代李桢伯创奴书之论，后生耻以为师，甫习执笔，便羞言模仿古人，晋唐古法于今扫地矣。松雪正是子孙之守家法者尔，抵之以奴，不已过乎？」

〔九〕

傅山《霜红龕集·集二十五·作字示儿孙》：「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派，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

〔十〕

张丑《清河书画舫·波字号第十·赵孟頫》：「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正脉之传，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似反不若文信国天祥，书体清疏挺辣，其传世《六歌》等帖，令人起敬起爱也耶！」

〔十一〕

《壮陶阁书画录·卷七·元赵松雪书赵府君阡表卷》陈其崧跋语。

〔十二〕

赵孟頫《赵孟頫集续集·定武兰亭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

〔十三〕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一·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遗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鶩。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然吾父执姚先生曰：「此吴兴也，而谓之晋，可乎？」此言盖深得之。」

〔十四〕

《三希堂法帖·卷四·跋赵吴兴书》

目 录

序	卢辅圣
松江宝云寺记	一
帝师胆巴碑	十九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四七
湖州妙严寺记	六一
张总管墓志铭	八九
杭州福神观记	一〇三
楔帖源流卷	一一八
闲居赋	一二八
老子《道德经》	一三七
汲黯传	一七二
草书千字文	一八七
秋深帖（替管夫人代笔书札）	二〇四
前后赤壁赋	二〇七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二一九

吴门帖	二二三
秋兴诗	二三一
跋《保母砖帖》	二二六
跋《兰亭帖》	二三八
归去来辞并序	二三九
洛神赋并序	二四七
跋周文矩《采神图》	二五七
吴兴赋	二五八
《周易》系辞	二六四
秋声赋	二六九
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	二七六
旬日帖	二九四
烟江迭嶂诗	二九七
兰亭十三跋	三〇〇
跋赵大年《江村秋晓图》	三〇四
赵孟頫墓志铭	三〇五
赵孟頫年表	三一四
后记	三五四

				松
大	集	少	前	江
夫	賢	卿	朝	寶
趙	直	牟	奉	雲
孟	學	獻	大	寺
頰	士	誤	夫	記
書	朝		大	
并			理	

松江宝云寺记（之一）

居	顧	南	顧	
此	亭	三	亭	篆
因	林	十	林	額
以	顧	五	湖	
為	公	里	在	
名	野	湖	華	
具	王	南	亭	
載	嘗	有	東	

約	唐	雲	今	圖
楊	時	在	為	志
師	有	顧	寶	可
厚	大	亭	雲	覆
買	長	林	寺	視
地	者	市	本	也
於	吳	正	禪	其
此	仁	北	法	地

始	大	繼	二	立
成	中	遂	上	毗
猶	十	賜	士	尼
未	三	額	入	精
言	年	為	京	舍
顧	庚	法	請	使
公	辰	雲	院	堅
斷	寺	寺	額	脩

者	始	運	濟	碑
同	畢	元	遷	事
夢	工	年	寺	天
金	寺	十	於	福
紫	之	二	南	五
一	徒	月	石	年
偉	二	十	晉	以
丈	人	日	開	水

基	斷	又	有	夫
果	碑	同	所	云
見	處	夢	屬	是
片	晨	其	然	梁
石	起	至	明	朝
水	尋	且	夕	侍
次	舊	告	二	郎
引	寺	以	人	若